

繁星



F a n x i n g



自序

一九一九年的冬夜，和弟弟冰仲围炉读泰戈尔（R. Tagore）的《迷途之鸟》（Stray Birds），冰仲和我说：“你不是常说有时思想太零碎了，不容易写成篇段么？其实也可以这样的收集起来。”从那时起，我有时就记下在一个小本子里。

一九二〇年的夏日，二弟冰叔从书堆里，又翻出这小本子来。他重新看了，又写了“繁星”两个字，在第一页上。

一九二一年的秋日，小弟弟冰季说，“姊姊！你这些小故事，也可以印在纸上么？”我就写下末一段，将它发表了。

是两年前零碎的思想，经过三个小孩子的鉴定。《繁星》的序言，就是这个。

冰心

九，一，一九二一。

繁 星

一

繁星闪烁着——

深蓝的太空，

何曾听得见他们对话？

沉默中，

微光里，

他们深深的互相颂赞了。

二

童年呵！

是梦中的真，

是真中的梦，

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

三

万顷的颤动——
深黑的岛边，
月儿上来了，
生之源，
死之所！

四

小弟弟呵！
我灵魂中三颗光明喜乐的星。
温柔的，
无可言说的，
灵魂深处的孩子呵！

五

黑暗，
怎样的描画呢？
心灵的深深处，
宇宙的深深处，
灿烂光中的休息处。

六

镜子——

 对面照着，
反而觉得不自然，
 不如翻转过去好。

七

醒着的，

 只有孤愤的人罢！
听声声算命的锣儿，
 敲破世人的命运。

八

残花缀在繁枝上；

鸟儿飞去了，
 撒得落红满地——

 生命也是这般的一瞥么？

九

梦儿是最瞒不过的呵，

清清楚楚的，
诚诚实实的，
告诉了
你自己灵魂里的密意和隐忧。

一〇

嫩绿的芽儿，
和青年说：
“发展你自己！”

淡白的花儿，
和青年说：
“贡献你自己！”

深红的果儿，
和青年说：
“牺牲你自己！”

一一

无限的神秘，
何处寻它？
微笑之后，

言语之前，
便是无限的神秘了。

一二

人类呵！
相爱罢，
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
向着同一的归宿。

一三

一角的城墙，
蔚蓝的天，
极目的苍茫无际——
即此便是天上——人间。

一四

我们都是自然的婴儿，
卧在宇宙的摇篮里。

一五

小孩子！
你可以进我的园，
 你不要摘我的花——
看玫瑰的刺儿，
 刺伤了你的手。

一六

青年人呵！
为着后来的回忆，
 小心着意的描你现在的图画。

一七

我的朋友！
为什么说我“默默”呢？
世间原有些作为，
 超乎语言文字以外。

一八

文学家呵！—

着意的撒下你的种子去，
随时随地要发现你的果实。

一九

我的心，
孤舟似的，
穿过了起伏不定的时间的海。

二〇

幸福的花枝，
在命运的神的手里，
寻觅着要付与完全的人。

二一

窗外的琴弦拨动了，
我的心呵！
怎只深深的绕在余音里？
是无限的树声，
是无限的月明。

二二

生离——
是朦胧的月日，
死别——
是憔悴的落花。

二三

心灵的灯，
在寂静中光明，
在热闹中熄灭。

二四

向日葵对那些未见过白莲的人，
承认他们是最好的朋友。
白莲出水了，
向日葵低下头了：
她亭亭的傲骨，
分别了自己。

二五

死呵！
起来颂扬它；
是沉默的终归，
是永远的安息。

二六

高峻的山巅，
深阔的海上——
是冰冷的心，
是热烈的泪；
可怜微小的人呵！

二七

诗人，
是世界幻想上最大的快乐，
也是事实中最深的失望。

二八

故乡的海波呵！

你那飞溅的浪花，
从前怎样一滴一滴的敲我的盘石，
现在也怎样一滴一滴的敲我的心弦。

二九

我的朋友，
对不住你；
我所能付与的慰安，
只是严冷的微笑。

三〇

光阴难道就这般的过去么？
除却缥缈的思想之外，
一事无成！

三一

文学家是最不情的——
人们的泪珠，
便是他的收成。

三二

玫瑰花的刺，
是攀摘的人的嗔恨，
是她自己的慰乐。

三三

母亲呵！
撇开你的忧愁，
容我沉酣在你的怀里，
只有你是我灵魂的安顿。

三四

创造新陆地的，
不是那滚滚的波浪，
却是它底下细小的泥沙。

三五

万千的天使，
要起来歌颂小孩子；
小孩子！

他细小的身躯里，
含着伟大的灵魂。

三六

阳光穿进石隙里，
和极小的刺果说：
“借我的力量伸出头来罢，
解放了你幽囚的自己！”

树干儿穿出来了，
坚固的盘石，
裂成两半了。

三七

艺术家呵！
你和世人，
难道终久的隔着一重光明之雾？

三八

井栏上，
听潺潺山下的河流——

料峭的天风，
吹着头发；
天边——地上，
一回头又添了几颗光明，
是星儿，
还是灯儿？

三九

梦初醒处，
山下几叠的云袂里，
瞥见了光明的她。
朝阳呵！
临别的你，
已是堪怜，
怎似如今重见！

四〇

我的朋友！
你不要轻信我，
贻你以无限的烦恼，
我只是受思潮驱使的弱者呵！